

张东伟 散文作品

盲人大伯：弦月照暗（外一篇）

大伯的院子里，永远有一股松香的味儿，混着老木箱和阳光晒着的旧衣裳的气味，很好闻。

大伯是不常闲坐的，手里总要摸着点什么才踏实。那二胡，据他说，是年轻时用一担上的稻谷跟走村串乡的货郎换来的。二胡琴筒上的蟒皮已磨得油光发亮，透出一种深红的、温润的光泽，像被岁月细细盘过的一块老玉。

大伯拉二胡没有师父教，全凭耳朵听。夏天的夜里，他坐在院子里，整整整宿地听那田野里的蛙声、风声，听那树叶的飒飒声。他说，这些都是天地间的弦索。起初，他只是胡乱地拉，拉出些不成调的、锯木头似的噪音，惹得孩子们捂着耳朵跑开。可他不在于，只是歪着头，用那空洞的眼睛“望”着天空，仿佛要从那一片虚无里辨认神秘的谱子。

这样拉了一年，那噪音里竟渐渐有了腔调，评戏《花为媒》里张五可的那段“报花名”，婉转的、娇俏的音律，从大伯的指尖一丝一丝地流淌出来。大伯的脸上浮起一种极淡的、满足的笑意。

从那以后，大伯拉的二胡便活了，能诉尽人间悲欢。至于那笛子，更是奇了。他摸着一支竹笛，用手指的每个关节去叩，去听，分辨那竹子的纹理与厚薄。然后自己烧红了铁丝，一点一点地钻那笛孔。位置、深浅，全凭指尖的感觉与耳中的回响。笛子做成，他试着吹，声音清凌凌的，像一道山泉，直直地撞在人的心坎上。

村里的评剧团排戏，大伯是雷打不动的琴师。皮影社里，他更是了不得的主角。那白布后头，灯火昏黄，他一个人，手脚并用，又要耍影人，又要念唱，还要敲打着锣鼓家伙。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仿佛能穿透那层薄薄的布幔，将薛仁贵的英武、猪八戒的蠢笨，都看得真真切切。

大伯的嗓子一开，是略带沙哑的西河大鼓，唱的是《隋唐演义》，英雄好汉，金戈铁马，都在他那忽急忽缓的弦音与唱腔里活了过来。

这时候，围着的孩子连大气也不敢出，只睁圆了眼睛，觉得这盲眼的大伯身体里怕是住着一整个喧闹而辉煌的世界。

大伯肚子里装着的不只是戏文，更是从戏文里化出来的一套人情事理。他的眼睛虽然闭着，可他那颗心，却像秋天的天空，又高又远，敞亮得很。

大伯常说：“眼瞎不怕，心不能瞎。眼瞎了，只是看不清路；心要是瞎了，可就没了做人的章法了。”

村里人起了争执，为田边地角的一垄庄稼，或是婆媳间的一口口

角，常常会闹到他这里来。他也不推辞，搬个小凳让人坐下，静静地听。等双方都说完了，他也不言语，慢慢地卷着一支烟。烟点着了，吸一口，他才慢悠悠地开口，不说谁对谁错，只讲一段故事。

“你们这事，让我想起《将相和》来了，”他吐着烟，烟雾缭绕着他平静的脸，“那廉颇与蔺相如，一个武将，一个文臣，闹得那样不可开交，为的是赵国的大局。咱们庄稼人，一饮一啄，更是要图个长远和睦。今日你多占他一尺，来日他便恨你一分，这疙瘩，就越结越死了。”

大伯喘了口气，接着说：“或是，《墙头记》里那兄弟两个，不养老爹，推来搡去，到头来丢的是自家的人，寒的是旁人的心。咱们做人，可不能学那戏文里的丑角，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他的话，像他手下流出的胡琴调子，不高，不燥，却丝丝入扣，能钻进人的心里去。

那些脸红脖子粗的汉子，那些哭哭啼啼的妇人，听了这不着边际的戏文故事，反倒沉默下来。末了，常常叹一口气，说：“罢了，罢了，听大伯的。”

于是，一场风波就在这袅袅的烟与平和的话语里，化于无形了。他的威望，便是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到城里读书，见了许多目光如炬、精明强干的人，可总觉得，他们眼里看的、心里算的，太多、太满，反不如大伯那双空荡荡的眼窝来得清澈、明白。

大伯活在他那一片永恒的黑夜里，却仿佛将我们这些在光明中奔忙的人都看了个通透。大伯靠的不是眼，是一颗历经磨难却愈发柔软、明亮的心。大伯用他的耳朵，他的手指，他的整个生命，在寂静而黑暗的天地间，执着地寻找着，并且找到了他的月亮。那清辉，足以照亮他自己，偶尔也能照亮一整个村庄的夜晚。

驼背四叔：脊梁如山

四叔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房叔叔，小爷爷的四儿子。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都叫他“四罗锅子”。四叔驼背，干瘦，嘴里一口龅牙，在村里似乎没有人拿他当回事儿。

四叔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其实他骨子里很乐观。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怎么取笑他，甚至有人没事拿他找乐，照着他的屁股踢上一脚，他也只是憨憨地一笑，从来不会恼火，也不会记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小爷爷家生活非常困难，四个男孩子一

个比一个大两岁。老家有一句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四个儿子经常瞬间就把一盆稀饭喝光了，还不到半饱，小爷爷和小奶奶经常唉声叹气。小爷爷本想着把四叔过继给村里一个光棍，可是小奶奶不舍得，咬着牙说：“就是要饭，我也要把四个儿子养大！”

在四叔应该上学的年龄，看着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四叔却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

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四叔经常站在家门口，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的样子，满眼羡慕。

四叔家东边的邻居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四叔没事的时候会跑到老师家找书看。四叔后来总是说，他没进过学校，那点文化都是从邻居老师家学到的。就是这样，四叔认识了很多字，也读过不少能找到的书。

四叔是个勤快、踏实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和村里人一起去沈阳打工，在建筑工地搬砖，和沙子水泥，他从来不敢奸耍滑。白天的活就已经很累，别人晚上下班会喝酒，围在一起天南地北地神聊，或者逛大街、打扑克，可是四叔却和包工头说好，夜间让他去工地打更，这样他就能多挣一份工钱。

四叔平时省吃俭用，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攒了一万多块钱。他总说：“我得给自己攒一点养老钱啊！”

四叔年轻时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四十多岁时，经别人介绍，邻村有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八岁男孩嫁给了四叔。四叔也总算是有了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

别人都劝四叔：“小心点你的养老钱，别让这娘俩给造光了，再扔下你不管了！”

四叔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发自内心地对娘俩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们，过年自己都舍不得买件新衣服，可是总会给那娘俩添置新衣服。

四叔原来还想着让四婶生一个亲儿子，可是四婶身体不好，怀过一次孕，胎死腹中。四叔经历了一次生死劫，总算保住了性命。

四叔带来的男孩叫小强，小强都九岁了一直也没上学。四叔坚持给小强送到村里的小学，又给他买了新书包和书本文具。

那年，我考上大学，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四叔听说后，特意领着四叔来到我家，先是塞给我五元钱，接着对小强说：“要向你哥学习，好好念书，将来也能考大学啊！”

小强很争气，学习特别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

后，到县城中学读高中，不料临近高考，小强得了严重的肺炎，只好休学。

小强病好后，四叔又毫不吝惜地拿出钱，让他再复读。第二年，小强考上了省警校，毕业回来分配到乡派出所当民警。四叔经常对小强说：“当警察要对老百姓好一点，不要仗势欺人啊！”多少年来，小强都是有口皆碑的好警察，为乡亲们办事热情周到。

小强结婚时，四叔说自己太难看了，又不会说话，怕别人笑话自己，坚决不参加小强的婚礼。然而小强硬是把四叔接到婚礼现场，而且含泪向宾客介绍了四叔对自己的抚育之情，还和爱人当众给四叔跪下磕了三个头。那一刻，四叔激动得泪流满面。

小强买房时，四叔把多年省吃俭用存下的几万元钱全部拿出来给了他。

平日里，四叔和四婶在老家过日子，小强当警察工作忙，回趟家不容易，有时他就接父母去县城一起住。可是，四叔觉得很习惯，就连上厕所都要跑到小区外的公共厕所。小强夫妻二人尽管百般孝顺，可是四叔总觉得在小强家是给他们添麻烦，住上几天就回了老家。

四叔年纪渐渐大了，小强不让他外出打工了，他在家转包了村里十多亩地。

别人都觉得种地太辛苦，又挣不了多少钱，一亩地种玉米也不过收成几百块钱。可是四叔就是闲不下来，每天都比别人起得早，收工晚，好像地里长一点杂草他都感觉不舒服。村里人都说：“四罗锅子的庄稼地侍弄得最好！”

几年前，四叔去世了。这次，小强不容分说，硬是把四叔接到了县城自己的家里养老。派出所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小强只要有空就回家，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陪四叔。

四叔没事时在楼下和左邻右舍的人聊天，对这个儿子总是赞不绝口。

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四叔在睡梦中去世了。小强把四叔和四婶合葬在老家房子后面的半山坡上。开春时，小强在父母的坟前栽上了两棵柏树。

闲暇之时，我回想着驼背四叔的一生，不禁陷入深思。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几年前曾看过的一幅明代《三驼图》的影印画本，一位名士的两句题诗，“莫道此翁无傲骨，素心清澈胜他人”。

驼背四叔虽然身体残疾，但一辈子心灵纯净，勤劳朴实，善良正直，较之那些虽体格健全却一身软骨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赶在通往幸福的路上（组诗）

张凌武

花事

一根小草怎会压死一只蝴蝶
而一首小诗，竟能摇响
挂在春日枝头上的千年铃铛

是谁误了金钗？是路过西窗的一枚摇影，还是春风十里下一帘幽梦。其实“此门”“那门”何处不留有
唐代崔护的桃花伤、桃花债

雨声

暮色中，黄昏雨赶走夕阳
不停地敲击夏天的胸膛
一池青荷，笑声点亮了四面风

池塘边，一堆蚂蚁横尸沙场
剩下的慌乱中藏进洞穴
窥听雨滴落叶之声，等待
一队人马，又赶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起舞

一幕惊艳岁月的《梁祝》化蝶
起舞翩翩。摇曳在银屏
也摇曳在天地之间

蝴蝶以花海为舞台，觅光传粉
将千古绝唱改编成蜂蝶颂
不停地摇碎一地春光。用生命
把庄稼人的忙碌，酿成醇香

画眉

人间多彩被灵动的眼睛，收藏
屋子，关不住晨曦和落日
关不住激情拥抱生活的向往

画眉在悬空的舞台，一展风采
虚实之间，弹跳出春夏秋冬
鸟语落满幽静的港湾，它用生命的
活力，抹去你忧愁扬起你帆帆

临霜

七星瓢虫爬上身躯为胜利欢悦
晨霜，欲想覆盖昨日容颜
何惧？守望菜园是我一生荣光
素心清澈胜他人”。

寒风透骨，我在笑声中抖起精神
向上，以茂盛的绿与穹苍对峙
向下，拥抱泥土用黑暗滋养
纵然走向悲壮，空洞也是一种境界

一个人的旅途

从一缕眺望的炊烟中走出
牵着铺搭在朝脚脚下的小路
深深浅浅的脚印
踩出一串串带有烟火味的故事

情节并非丰富，每枚文字
承载岁月忧愁以及挫折后的跨越
但更多是追梦的甜蜜，映现
落入草木间，烟尘原有的光亮

尘埃卑微，我犹如蜗牛爬行
那轨迹，似同刻画曾经的
三尺讲台、豆绿色生涯，最终
用无声落地拥抱乡土的芬芳

清影摇风的日子，曾想
用葱绿和山花编织一路精彩
而时间的沙漏，有时漏出空白
也许，空白是对本真的诠释

多想，像落日那样成为光的追逐者
继续尚未漫过的足迹，种烟种雨
却种不出我湿淋淋的章程
眼前升腾的炊烟，依然煮日生香

慧眼

吕麒麟

人用兵……”

话音未落，门外又有传令兵快马驰来，翻身下马：“报——！石达开分兵两万扑向新宁！”

左宗棠抬头望向骆秉章：“抚台大人，这不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吗？我们可分一部分兵士拒之即可。”

听了左宗棠一番分析，骆秉章深以为然。他打量着这个比自己年轻十九岁的幕僚，信任地说：“好，你尽管调度，一切有我。”

见骆秉章如此信任，左宗棠连忙作揖，说：“绝不负抚台大人所托，万死不辞！”

夜更深了，左宗棠命人在宝庆府外设置假营，以树枝、草席搭建营帐轮廓，再点燃火把，远远望去，似有无数营帐。

石达开在中军大帐望着远处的火光，眉头紧锁。他的副将急切地说：“大人，我军兵强马壮，何不趁夜突袭，一举拿下宝庆府？”

石达开摆摆手：“且慢，兵法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此举必有诡计。”

四日后的戌时，左宗棠指挥若定，命令张总兵率领左路军三千人子时初刻前往城东松林，每棵树上

挂五盏灯笼，每隔两刻放三声号炮。又命黄淳熙领两千入绕道敌后，伺机毁掉敌军瞭望塔。再命刘蓉谨守城正门，等敌营火起，便开城追击，不许超过五里。

亥时三刻，翼王石达开的中军大帐灯火通明。他眯眼盯着探马送来的布防图自言自语：“湘军突然在资水西岸增兵数万？”

他抓起千里镜登上瞭望塔，只见暮色中河西灯火如漫天星海。

“禀翼王！”飞马来报，“湘军水师正在拆除东岸营垒，似要退守资水！”

此刻，资水东岸密林，左宗棠正看着湘勇点燃浸透硫磺的稻草堆。“再擂鼓！”他转头对亲兵道：“传令，张总兵带五百人举火把沿山脊来回跑动。”

石达开望向湘军营地，那灯火比半个时辰前又多了不少，如繁星坠地。他说：“当年在长沙，骆秉章用五百老弱守城墙，城头遍插旌旗，骗得我军围攻十日，如今左宗棠效法骆秉章，我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

石达开哈哈大笑，挥师前进。突然，东塔岭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冲天火光中，太平军的先

清朝咸丰九年四月，夜。左宗棠疾步入湖南巡抚府衙，对湖南巡抚骆秉章说：“抚台大人，石达开十多万大军直扑宝庆！”

骆秉章神色严峻，正要说话，门外一声高喊：“报——宝庆府被围！”一个传令兵手攥八百里加急军报跑来，喘着粗气。

骆秉章接过军报，浏览后递给左宗棠。左宗棠接过军报，没有说话。骆秉章转身推开议事厅的雕花木门，左宗棠紧随其后，走进议事厅。

在摇曳的烛光里，刘蓉、黄淳熙、张总兵等几位将军早就在大厅候着。看见两人进来，一起抱拳施礼。刚刚还七嘴八舌的嘈杂声戛然而止。骆秉章俯身看铺在桌上的地图，上面标注着重点攻防位置，一目了然。

张总兵问道：“左大人，现太平军都打到眼皮底下了，您这诱敌深入之计，还要让他们继续深入吗？”

“张总兵可曾见过石达开用兵？”左宗棠走到地图前，气定神闲地用朱笔在地图上标出泥湾、神滩渡几个地名，扭头对骆秉章说，“抚台大人，我深知石达开此